

荆志卷十九

楚傳三

楚傳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四將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
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
也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
相國往若其主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期
曰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田不如
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韓策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

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疆無侵韓者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杪魼口昭
侯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二十
二年申不害死

史記韓世家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
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
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
治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
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
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

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見往者得失之
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
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議之難非吾
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知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
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
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
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
則陽取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

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責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責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適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己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聞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題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歸所說之所敬謹識其所醜獲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

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極之規異
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
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
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旣渥深
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所以
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繇
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
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
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
疑隣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

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圍彌子食桃而甘不盡不盡而奉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

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
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
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
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
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
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
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
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
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
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

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史記本傳

論曰司馬遷曰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善哉遷之爲此論也以申韓附於老莊所以別其非周孔之正也或謂申韓雖尙嚴刻然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後世賢者亦多稱之是故賈生明申商而武侯以申韓進後主安在其不足爲名臣夫賈生言申商特言於文帝時耳武侯教後主乃正知其所不能豈與李斯張湯之徒同類論哉故列之治行以見學異於聖人雖才如二子不能使後世無訾議士蓋當謹所

擇術矣

隱暹潁川人爲徐州刺史以小銅釜餽十日一炊

舊志

按隱姓頗僻吳志有廷尉左監隱蕃見孫登傳注引吳書又見胡綜傳云青州人陸法言韵隱字下引之又鄧名世姓氏辨證書有河間中尉隱衷至隱暹未詳所出不知舊志所據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

合爲一家魏公操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卒知歸矣建安三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操操以爲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

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於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綿絹道路艱阻必至寇害百姓困窮隣城並叛易用傾藹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慰撫所歛綿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自曹公公文下郡綿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

內遂安入爲司空掾屬主簿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其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親睦操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操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攻之賊卽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

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
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旣等以爲今本
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
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
無寧之且爲之元帥旣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
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
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
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
放遣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付詣大營諸舊兵鎮守關中
課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

可安儼儼謂諸將曰舊兵旣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旣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敵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偏圍

遣謀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尙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急之戮余爲諸君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羽軍旣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卽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逆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進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丕卽王位爲備中頭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黃初三

年賜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儼爲軍師權衆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爲度支中郎將遷尙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留爲征東軍師叡即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荊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爲尙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爲大司農齊王卽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爲驃騎將軍遷司空薨諡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魏志本傳

陳壽評儼剛毅有度爲一世之美士

戲志才潁川人苟或以智策舉之爲曹操籌畫士

舊志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法欲興其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魏公操甚器之早卒操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操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憊操欲引軍還嘉與荀彧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志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

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叛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
生禽布從蒯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操與袁紹相持於
官渡將渡江北襲許眾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謀皆
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
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
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從破袁紹紹死又從
討譚尙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
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
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
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